

晚間清冷的風拂過他的發髻，煙火氣緩緩冒出，嗞啦嗞啦的小食前祇有零散的人流。不知何時，他的脊背被壓了彎，汗水從他額間滴下，消散在沙石裏。你總是將自己隱藏於煙火氣里，無論添了多少傷，無論多辛勞也隻身藏了起來。酸澀湧上心頭，我邁開腳步，撥開煙霧緊緊擁抱著你。

從我記事起，母親遷居，撫養權轉移至父親的手裏，那些他面臨失業又尋工無獲，便決心開間小攤檔，用他的雙手，他的羽翼守護著我，一直未變。于是他每天早出晚歸，從幼時開始，祇能從冒著煙的早餐裏尋到他的形跡。升到高中，開支變大，支出多於收入使得他眉間總是有撫不平的憂慮，我問：「爸，我去兼職吧...」他卻擠出一張笑臉，輕輕拍了拍我，叫我不必擔心。有天他早歸，搬著一攤子東西回來，就在他鬆手時，餘光中我看見那原本完好無缺的手里，佈滿橫豎不一的傷口。「爸，你怎麼了...等等，我去拿紗布」說完便轉身，可他的手一把拉住了我，「祇是小傷口，別掛心，爸沒事！」說完便將手藏於背後，催促我趕緊休息。那天的我偷偷從房間打開小小的間縫，燈火昏暗，父親將棉花沾上酒精，碰了一下傷口，只見他咬著牙，隱忍著，我總是酸了眼，流下了淚。

於是我也將我兼職的事隱藏了起來，鑽著父親工作的空隙而跑去了工作。由於頻繁的工作使我無法抽空復習，就在一次測驗裏，我的成績一落千丈，我看著那橫豎的紅跡，想起父親，愧疚感瀰漫於心，於是，我將測驗藏了起來，那天兼職歸來撞上了回家的父親，他驚愕問道：「今天怎麼這麼晚回？」這一問便讓我慌了神，胡亂答了句去圖書館復習了。而那天的心虛、愧疚始終令我揮之不去，但轉眼間想到父親一年又一年添加的皺紋，那雙手的背後何嘗不是隱藏了什麼。於是我繼續工作，為了夜間起身時瞥見隱沒於煙火氣中，準備攤檔工作的模糊身影。

我開始心神不寧地工作，竭力隱瞞這件事，祈求不被父親發現。但命運總是作弄人，那一天我如常地收銀，一道熟悉的聲線透過頭頂傳來，「你好，結賬。」看著那雙手，恍惚意識到什麼，我惚地抬起頭，看清了父親那張臉，那擔憂卻欲言又止的臉，心頭猶豫被一陣電流流過，緊握著神經，讓我無法呼吸，我錯愕地看著他，心臟彷彿停止了跳動，慢慢地聽不清他在說什麼，直至他離開前留下了一句，「早點回家」待他離去，我似散了架的木偶般無力地坐在地上，久久不能回神。

漫步在回家的路上，腦海中再次浮現那張擔憂的臉，心裏一緊，調轉了方

向，跑到父親的攤檔前。他那勤勞的手停了下來，我們無言地對視，僵硬的氣氛就這樣瀰漫開來，終是我打破了僵局，「對不起父親...我祇是想...分擔」話未說完，父親的眼眶先是紅了起來，他抬頭，抿著唇，可那熱瑩的淚還是流淌了下來，不知何時我們父女二人在擁抱中哭得接不上氣。這次他早早收拾攤子回家，我們坐在沙發上，談了好久好久，他勸我專注於讀書，我問他生活怎麼辦，他依舊擠出淡笑，說讓我不用擔心，可是我知道，父親用脊背扛起生活的背後隱藏了很多、很多。

自那之後，我奮力讀書，志力考取好成績，最終考進大學。

父親，你的愛為我扛起所有，或許沒有動天壯舉，但那細細長流卻溫暖了心間，其實我們之間心照不宣，我瞥見你隱藏的辛勞、你的心酸，你將付出藏進傷口裏，藏進皺紋里，或者藏在我不知曉的地方，但如今藏在你身後的我長大了，你的脊背漸漸彎去，這次換我來當您的羽翼吧。父親,这次讓我來庇護你。